

汶 川 地 震 后 对 大 自 然 的 哲 学 评 估

赵鑫珊 著

Ma?
地球
万劫余生吗?

Di qiu
Can Ku Ma?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P315/9

2009

赵鑫

地球残酷吗？

汶川地震后对大自然的哲学评估

Diqiu
Can Ku Ma?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球残酷吗? : 汶川地震后对大自然的哲学评估/赵
鑫珊著.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1124-530-1

I.地… II.赵… III.地震-关系-人类环境-研究
IV.X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7931 号

地球残酷吗? : 汶川地震后对大自然的哲学评估

赵鑫珊 著

责任编辑 王 律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7 号(100191) 发行部电话:010-82317024 传真:010-82328026

<http://www.buaapress.com.cn> E-mail: bhp@263.net

涿州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各地书店经销

*

开本: 690×960 1/16 印张: 9.75 字数: 113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000 册

ISBN 978-7-81124-530-1 定价: 20.00 元

序

究竟是地球对人类残酷、不仁，还是人类对地球不义、不善待？

这是我要回答的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问题。

过去，文化人的追求标准是“忧国忧民”。但今天则要加进一项：忧地球。

这样，“忧国忧民忧地球”便成了本书的主题。

这也是汶川大地震理应震出的我们民族的新觉醒。“五·一二”汶川地震是世界性大事件，不应让它白白过去，留下一片空白，而应让它沉淀下来，作为一个民族不断走向成熟的永久性记忆和重要功课。

目 录

1	引言	宇宙的手
5	第一章	开篇
5		地球无所谓善恶
6		永远的 3 分钟
7		这才是地球
7		上帝=自然律+道德律
8		那里是我的家
9		哲学的我
10		上帝的辩护
11		一封唐山来的信
12		震醒人类
13		全球之痛
14		照亮脚下的路
14		上帝啊
15		不是为人类设计

16	第二章	人生与世界性大事件
21	第三章	21 世纪的“杞人忧天”
25	第四章	地球会出轨吗？
28	第五章	生是地球人 死是地球鬼
32	第六章	我向往“鸟鸣山更幽”
34	第七章	宇宙的多重偶然和巧合
34		中国古人的“天”
38		关于“天”的年龄
38		我们都是多重偶然和巧合的产物
41	第八章	什么是巧合和偶然
43	第九章	道不息，天地才不息
45		爱鸟者与爱猫者的道德之争
46		1815 年松巴哇岛火山大爆发
48		1755 年里斯本大地震
49		18 世纪是地震世纪

50	青藏高原的地质史
53	人类及其文明的命运和地球板块运动
57	恐龙灭绝原因
62	我们要面临新的冰川期?
65	太阳也能触发地震吗?
66	如何评估火山和地震的功过?
69	我羡慕法国地质思想家泰依亚
70	细菌和病毒加害人
78	人类进化的前景
82	抛弃地球?
89	第十章 观念改变世界
90	日地距离是最大的仁慈
90	仁慈的太阳常数
91	光合作用
94	昆虫世界
97	麻雀
99	第十一章 我们的家园
100	从“生态学”到“大地伦理学”
108	上升到“敬天爱人”
114	“环保内疚感”和“生态良心”

117 第十二章

人类因道德律而成立

117

道德意识的脑科学根源

119

孟子的“四心”

120

道德判断的复杂性和尴尬

123

“范跑跑”和“郭跳跳”之争

126

受谴责的秃鹰

127

把“世界末日钟”拨离零点

129 第十三章

好国家是人间最高的善

136 第十四章

什么是幸福？

142 后 记

花儿为谁开？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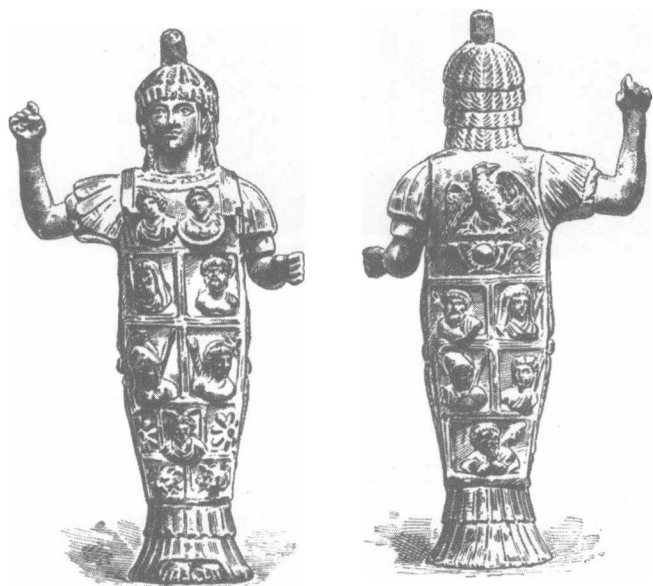
◎ 宇宙的手

宇宙有一双无形、无限大的手。它一只手创造,另一只手毁灭。或者说,它边创造边毁灭。当它创造的时候,它也在毁灭。在人看来,这是很荒诞,很怪诞的。

时空的后面站着上帝。上帝—宇宙遵从一条心理原则:“破坏的快乐即创造的快乐”。

就说在小小地球上的火山、地震和台风吧,在破坏的背后,也有创造的一面。

在汶川地震后的一个月,想到上帝—宇宙这双怪手,内心的悲痛会觉得宽解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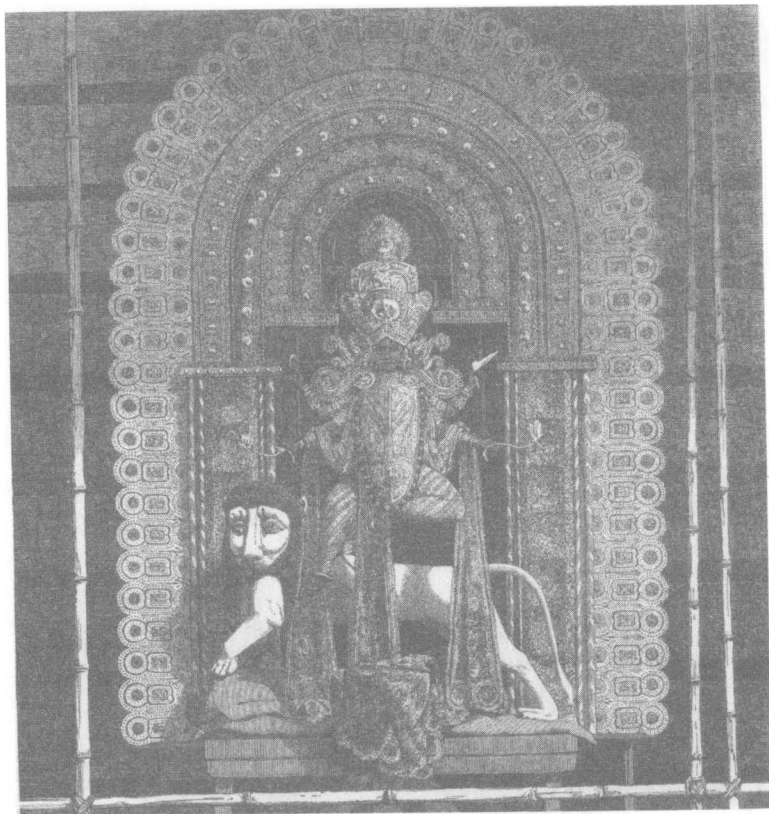


古代腓尼基人创造了生育神和战争神。前者为善,为建设世界的力量;后者为恶,为破坏世界的力量。腓尼基人把这两者合而为一(一个为正面,另一个为反面),成为统一的神,掌管世界。

大自然不是也有两副面孔吗？比如水。洪水为恶，灌溉、滋润万物生长为善。流动的水有两副面孔，如同一枚金币的两个面。

印度神话中的神“卡利”。

他是两性(男女)同体，并且既是毁灭神又是创造神。在文明之初，为了解释世界上为什么同时并存着善恶、战争与和平，古代印度人才提出了“卡利”这样一位神的观念。



自有人类起，直到今天，人类文明之旅的车都安放在这两个轮子上：创造与毁灭。善与恶并存。

19世纪德国有位哲学家从心理学上总结了这种并存现象：“破坏的快乐即创造的快乐”。

我观察过2岁的小孩搭积木。在搭的过程中，他(她)全身心地投入。搭好了，他(她)兴奋非常。然后就是一推，积

木坍塌,他(他)同样快乐无比。这是人性、人脑和基因决定了的。

这基因是从地球遗传来的吧?

大自然(天地)创造了生物的多样性(人只是生命的一种形式),却用种种苦难(火山、地震、洪水、干旱、酷暑、严寒……)折磨、砥砺他们。苦难是与生俱来的。

最近破译老鼠基因表明,人和老鼠的基因的差别小得出人意料!两者基因总数约三万个,其中只有约三百个是各自所特有的。因为从生命进化史看,在7500万年至1亿2500万年前有一种在庞大恐龙夹缝中艰难求生存的、善于奔跑的小动物,就是人类与老鼠共同的祖先!

汶川大地震对生命又是一次大难。这场地震将载入人类史册,因为它是一个地球事件,人类事件。不仅仅是四川人、中国人的苦难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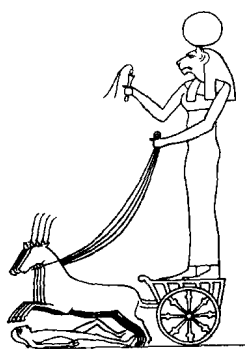
其实上帝创造生物时用了一经一纬两根线。经线为苦难,纬线为欢乐。

经线密集,纬线稀疏。

这就是杜牧所说的“苦多乐少”：“假如三万六千日,半是悲哀半是愁”。

这才符合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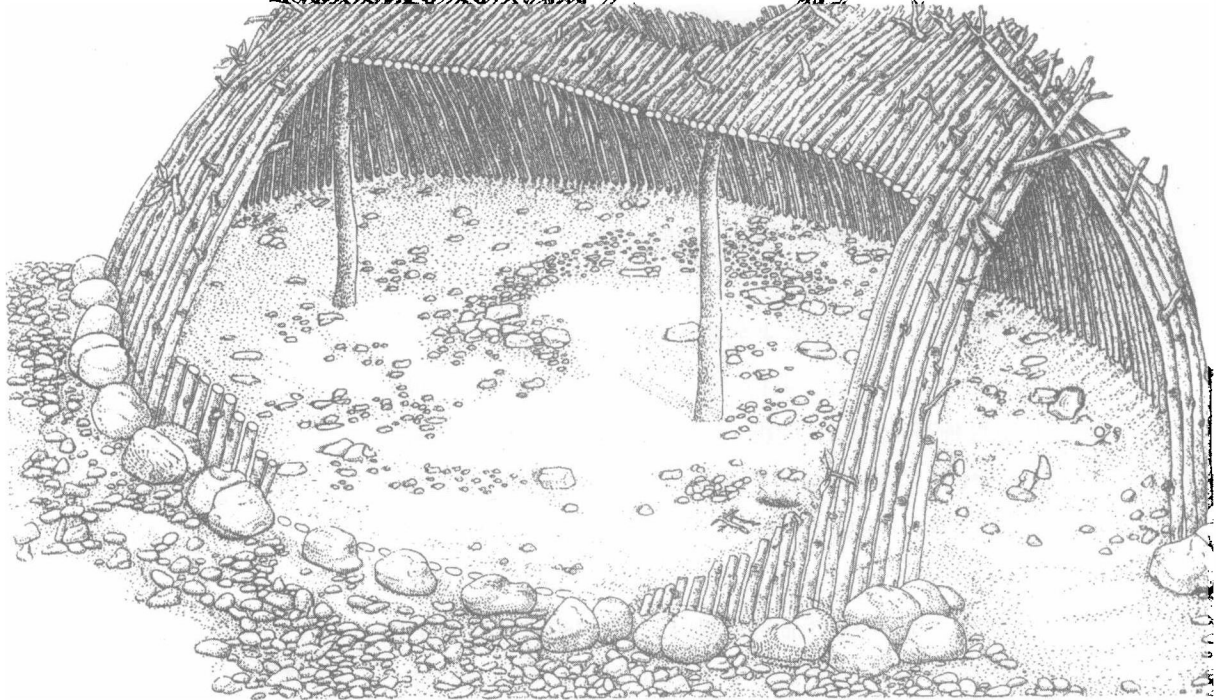
在大自然面前,人的生命及文明是何等脆弱!汶川地震是个人类事件。过后,人要重新考虑人同自然的关系。屋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一种关系。因为屋空间是人从自然空间借来的。地震一来,屋垮塌,归还了大自然。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古埃及人的生育(或丰收)神和战争神合而为一者。头为狮子,身躯和四肢为人。

它具有双重人格:建设与破坏。

在人性的结构里不是也有善恶并存吗?



欧洲史前原始人的风雨棚,长和宽约为12米×6米,大约可容纳15人栖身。大小和汶川灾区帐篷相当。

8级特大地震一分钟就把我们的居住水平震回到了原始人的状态!

别忘了,阳光、土地、风调雨顺……统统都是大自然的仁慈和恩赐。这是大自然一神(Nature-God)对人大善的一面。

汶川大地震后,在多个耿耿不寐之夜,我想到的是人类民居的原点:“数家茅屋清溪上,千树蝉声落照中”。(唐诗)

这时,人要懂得感恩。因为建材(泥土、石块、茅草)是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安宁的大地支撑着、承载着我们的屋,则是我们更深一层感恩的理由。我们信赖大地,才把屋建在大地上。

善待地球理应超越一切国家、民族、宗教和个人的利益和价值观。“生态良心”是高于一切的!

大地震把我们震醒了;震出了全民的“生态良心”和“环保内疚”。这才是“五·一二”这笔学费的意义。

第一章

● 开篇

地球无所谓善恶

汶川大地震后，我看到一本杂志的封面有个大标题：“天地不仁，人间有爱”。

其实天地原本就不是专门为人设计而施仁义和厚爱的。大自然从不考虑仁义道德。大自然只遵从自己的规律。地球无所谓善与恶。

天不稳
地不定
杞人忧天
也须虑地

大自然
原本就不是为人所设
人间有善恶道德
宇宙只遵循自身的法则
从不考虑人类的
幸福或不幸
痛苦或欢乐
欣欣向荣或是全军覆没

永远的3分钟

5月19日14点28分至14点31分，举国默哀三分钟。

其实这些天我一直在默想：

大灾后理应生出新的世界哲学，理应震出中华民族的新魂，震出人类这个物种的新觉醒，包括以下5大关系：

人与大自然；
人与人(人与社会)；
国与国；
民族与民族；
人与自身。

默哀只有3分钟，理应让我们记住一辈子，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成为永久，成为一种全新思维方式和观念，成为一种崭新的待人待己待社会待世界的最高准则，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

我们不指望“一蹴而就”，只希望这“永远的3分钟”是“第一课”，是为铸造民族新魂拉开序幕，是头一步。

这才是地球

8级大地震使我们陷入了惊愕、悲愤和怨天恨地的心境。之后,理应产生一种较深的哲学层面的思考。

地球上可以消灭战争,但无法根除火山爆发和地震。人害怕,躲避,逃离,并憎恨它,但它始终存在。

它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是我们生存的基本规定之一和生存结构的组成元素,恰如日月星辰在我们头顶上闪烁。

我们只有这样一个有火山、地震和海啸的星球。

我们栖息、寄存的这个由板块构成的星球总在缓慢地漂移、相互挤压,时有碰撞发生,显示它在运动。生命力和创造力来自不停的运动。

它不会按照人的爱恨、祸福和利害观念去调整自身的运动法则。

在灾区安置灾民的绵阳九洲体育馆墙壁上,我从镜头里看到受惊小学生写下的一个愿望:“地球不要再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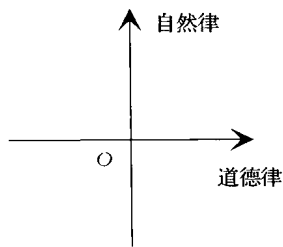
但不再震,就不是地球。

没有火山、地震的地球就不叫地球。不过据有些历史地质学家对古代火成岩的研究表明,大约在10亿年前,地球上的火山与地震活动曾一度完全停止过。

今天我们无法阻止地球震动。我们只能窥破地震的规律,及时避开它。

上帝 = 自然律 + 道德律

这次大地震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格化的神,没有菩萨,也没有基督教的上帝。

如果有,也是以下公式:

上帝=自然律+道德律

两者一纵一横交叉成了一个笛卡儿直角坐标系。

本书的主题正是将这个坐标系放在世界哲学层面上作些展开。其实画出这个坐标系本身就是世界哲学的姿态和架势。

这个直角坐标系也是本书要展开的主题和内容。汶川地震的发生和抗震救灾一系列活动都是事件。所有大小事件(包括余震,包括英雄少年,志愿者和“范跑跑”)统统落在该坐标系内,而不在它之外。

那里是我的家

抗震救灾中,最感动我的一件事是:有位姓张的农民抱着自己遇难的妻子。不久,他便回到了已是一堆废墟的家。他说:“我是农民,我永远会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现在我又回来了。因为我担心自己的地。”

灾前,他们一家种水稻、玉米、土豆和油菜,用了10年积蓄盖了一栋砖瓦房,但地震在顷刻间就把房子变成了一堆废墟。

他的女儿在谈到将来时也很镇定:“我们需要帐篷、电和水。但我们还活着,可以靠自己重建家园”。

我会永远记住这家农户的遭遇和抵抗苦难的精神状态,并鼓舞我,照亮我的人生之旅。

深夜醒来,半窗残月,我会重温、咀嚼他质朴的坚韧和生命的顽强:“现在我又回来了。因为我担心自己的地。”

挥手告别收容所的帐篷,踏上返乡的归途,远不止是张家农户。因为家才是天地之间最踏实、最自由自在的地方,尽管原先的屋已是一片废墟。

“虽然房子倒了,但那里是我的家啊!”北川擂鼓镇姓李的灾民说。

“我是农民,总不能站在这处看自家的麦子熟过头吧?”另一位农民说。

震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都应有块属于自己生命的土地,并把它种好,爱岗敬业,为祖国的和平崛起,繁荣昌盛,尽自己的绵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哲学的我

汶川大地震又把我猛推了一下,朝着“哲学的我”靠近了一步,尤其是在深夜或凌晨收看抗震救灾电视新闻的时候。

“哲学的我”是把“私我”压缩到微不足道,而把自己扩展为一个大写“人”的我,一个心怀“天道地道人道神道”的我。

“哲学的我”是20世纪奥地利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术语。很到位。

本书是我向“哲学的我”走近一步的记录,也可以说是一次禅悟的纪要。